

桐花落地听梧声

□文/图 迟玉红



花事

恍然间发现，我笔下一件件喜人的花事，都来自于儿时的记忆。我用一生的美好时光作茧自缚，每一次回想起来，都一直牵引着童年的快乐。

踏着青州古街上一块块光滑的青石板，望着一朵朵桐花落下来，恍如一头撞进唐代刘长卿“闲花落地听无声”的诗句里。

这里的桐花指的是泡桐花。在我们当地，很多人把泡桐当作梧桐。因《诗经》中“凤凰鸣矣，于彼高冈。梧桐生矣，于彼朝阳”之故，这里一直相传着“栽下梧桐树，引得凤凰来”的俗语。虽然这是两种不一样的桐树，但却成为激励人生的一种力量。

母亲说，谁家的梧桐树上落下金凤凰，他家的子孙就会迈出大山去，过上城里人的生活。年幼的我，经常坐在桐树下，期盼有凤凰飞来。但是除了麻雀、喜鹊等不知名的鸟雀伴我成长，一直没有看到凤凰的出现。成年后，我也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。有人调侃，说我是从大山里飞出来的“金凤凰”，而我一直觉得自己是老家桐树上的鸟雀。

“麻雀也有翅膀\父亲栽上的梧桐树\我‘扑棱’一下就蹿上高枝\唱着人间的大好河山”，这是我激励自己写的《麻雀也有翅膀》。

年幼时，我就对桐花充满了喜爱，源于桐花给了我一个甜蜜的童年。我在《迟家大院》中写到东院里五爷爷柴房旁的那棵桐树：“我出生在东院，在此院生活了7年，我的快乐童年也来自于这里。五爷爷的柴房前有一棵粗壮的梧桐树，每到春天桐花开的时候，蜜蜂在花间‘嗡嗡’地飞。我经常把落花摆成一个圆形的花团，然后坐在里面，捡起朵朵桐花，像一只小蜜蜂一样吮吸花蕊里的蜜。现在回味起来，还觉得齿间留香。”

现在想一想，那时唯有桐花是迟家大院里孩子们经常玩的一种游戏。我们捡一堆未损伤的桐花，在手心里来来回回地搓，一直搓得软软的，再捏着花柄往下抖动，把搓断的花蕊倒出来。左手握成一个圆形的圈，把搓软的花放在中间，鼓着腮帮子往花朵里吹起气。随手捏着花缘拧成椭圆形的小气球，再用力往地上一摔，“桐花气球”就会发出“啪啪”的爆破声。我们欢腾在这美妙的声音里，笑声溢出大院，漫过高高的山巅。

泡桐是千年琴瑟之木，古人很早就用泡桐制作琴瑟等乐器。相传卫文公在亡国后迁都楚丘，忙于择地筑室、劝课农桑等事宜。他广植榛、栗、椅、桐、梓、漆六种树，以备礼乐、器之用，此事记载在《诗经》之《国风·邶风·定之方中》中“树之榛栗，椅桐梓漆，爰伐琴瑟”。其中的“桐”，就是泡桐。

少时，我坐在柴房里烧水，看到柴灶里的泡桐干枝外皮先起泡，然后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。后来从书本上了解到关于“焦桐”的典故以及东汉时期蔡邕所制作的四大名琴之一焦尾琴的来历，终于明白缘何桐木会发出妙音。

泡桐属于软木，易染色。2010年，当时9岁的儿子喜欢跟着我母亲蹲在柴灶旁，抢着往里添柴。有一次，母亲去屋里拿东西，当她返回时，看到儿子拿着烧焦的桐木火棍，给灶王爷画了两道黑胡子。母亲气得直跺脚，儿子却在一旁乐得哈哈大笑。后来每次说起这件糗事，儿子都忍不住笑，那种快乐成为他一生的乐趣。从这里，我也发现儿子有艺术上的天赋，他后来以美术专业考取了大学。

据说，现在全国大部分高档民族乐器的面板材料源自河南兰考县的泡桐。20世纪60年代，焦裕禄书记带领全县人民为治理风沙而种下的泡桐，如今成为百姓发家致富的“摇钱树”。

明朝李时珍在《广群芳谱·木谱六·桐》强调泡桐木材“作器物、屋柱甚良”。我们当地有一种叫“笨梧桐”的，生长得慢，材质细

腻而结实，开紫色花；另一种是“洋梧桐”，生长得快，木质较软，开紫白色花。山区栽植的大多数是“笨梧桐”，因成长环境恶劣，遇上刮风大雨，树木很容易折断，树心也会裂开，做家具也受影响。一般十几年左右就砍伐，很少见到挺直粗壮的树木。

2000年，我和丈夫经营木材生意，泡桐的货源大多数来自平原地区。每到春天，众多建房者带着木匠来购买桐木。丈夫进货时，经常把树干与枝桠交接的部分用电锯锯成三角形的木桩，等晾干后做成桐木窰子。之所以选择这部分做工艺品，是因为干与枝相连的地方很结实，一般不会因年代久远裂开，而且此处因一



圈圈细密的年轮，做出的工艺品更美。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，现在大多数人家使用铝合金门窗，泡桐的砍伐也少了很多，它们恣意生长得既粗壮又高大。每年桐花绽放的季节，站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青州古城偶园大门西侧有一座历史文化悠久的培真书院，坐落于明朝东花园旧址，是在清光绪七年（1881年）由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怀恩光在青州城里创办的圣道学堂，后来几经发展成为山东大学的前身之一。现在，院内还保留着几处岁月斑驳的学堂。一株粗壮的桐树，高大的树冠遮挡在北面学堂上，临窗的花枝，像一幅古画被描摹在泛黄的墙面上。夕阳下，听着一串串的鸟鸣沿着喇叭状的花朵滴落在屋檐上，感觉这就是凤栖梧桐之说吧！

青州是一座被文化浸润的古城，原博物馆南侧的龙兴寺文化园，三面皆是桐树，有100余株，树干粗壮高大。众多行人在此园晨练，他们舞动着身体，寻找自己的快乐。我站在树下，望着那些紫色的小花伞，静悄悄地开与落。恍然间，仿佛坐在迟家大院里，把朵朵桐花串成了诗，一缕一缕地垂吊着童年的时光。

梧桐

□刘学刚

大田的麦子抽出绿穗穗没几天，家门前的梧桐也开花了。绿穗穗和茎叶同色，远远望去，一片碧绿。梧桐就不一样了，紫色喇叭状的花一串串、一簇簇，看上去，仿佛树上悬挂着许多的乌贼鱼，香香甜甜的。梧桐花的香就像小孩子撒欢，不管不顾的那种，撞得人的鼻子酥酥痒痒的。

梧桐花是可以吃的。洗净，沸水焯烫，放凉，加入盐、酱油，拌着吃，清甜爽口。我们小孩子有一种极为奢侈的吃法：像蜜蜂一样吸食花蕊里的花蜜。摘掉花蒂，用舌头舔吸，真甜，甜得人掉下巴的那种甜。带露的梧桐花更甜。为了不碰掉花心里的露珠，我爬到院墙上采摘了，送给一个叫小杏儿的女娃。吸了花蜜的小杏儿嘴巴特别甜，一口一个“大海哥”地叫着，我的心里比喝了花蜜还甜。尤其是小杏儿用小嘴噙着花蒂那会儿，紫嘟嘟的花儿衬着粉嘟嘟的笑脸，要多好看有多好看。

花儿缀满枝头的时候，梧桐开始伸展它的叶子。在家乡安丘东朱耿村的高树低树中，有的树叶长得像银针，精瘦精瘦的；有的树叶样子像苇笠，又大又圆。梧桐的叶是后者。它的叶柄很长，末端稍稍鼓起，好像往树上黏合时留下的固体胶。事实上，梧桐叶很容易折断的。夏天的雨说来就来。羊们在河畔慢吞吞地吃草，我们这些孩子在河里摸鱼。雨点噼里啪啦地落下来。落到水里，开出一朵朵美丽的水花。落到头上，会生病的。这是母亲千叮咛万嘱咐的。母亲追到村头，我们也不戴上苇笠这个小累赘，我们有天生地长的雨伞。咔嚓咔嚓，每人折了一片硕大的梧桐叶，顶在头上，和小羊们赶往桥洞里避雨。圆溜溜的小脑袋藏在梧桐叶下，梧桐叶藏在半月形的桥洞里，就像种子湿润的呼吸藏在湿漉漉的泥土里。幼桐的叶子最为宽大，就是一条枝干一门心思往上长的那种。幼桐长成大树，叶子变小了，树冠葱茏如盖，样子很像小孩子擎举着的一片阔叶。梧桐追求云上的生活，它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绿巨人。

东朱耿村有低矮的灌木，也有高大的乔木。叶子长得最大的是梧桐，秋天落叶最早的也是梧桐。或许，梧桐叶易折，受风面积大。秋风吹来，梧桐叶先是轻轻抖了一下，然后像一只大翅膀的鸟从高树上飞了下来，时高时低地盘旋着，后来在草地上踉踉跄跄走了几步，疲惫地躺下时，传来一声低低的、哀婉的叹息。梧桐一叶落，天下皆知秋。成语“叶落知秋”固然学过，但那时体悟到的秋天和夏天的大雨点打在梧桐叶上的感觉差不多，面对突然的坠落有些心慌慌，也有些小惊喜。捡梧桐叶真的蛮好玩的。不用挎着小筐，也不用拖着竹筐，拿一根铁条，一头绑了粗线，另一头磨得尖尖的，穿起一片片梧桐叶，穿成一条树叶的“长龙”。“长龙”在空中一抡，呼呼作响，人特别威风。可是，小杏儿捡梧桐叶的时候总是慢悠悠的，她不用铁条穿，而是像捡麦穗那样小心翼翼地捡。有时，捧着一片树叶傻傻地看半天，还说出一些让人吃惊的话：“大海哥，这叶子上的细线（叶脉）真像一条条小河，流在大大小小的麦田之间。”小杏儿树叶捡得少，快到她家门口时，我把几条“长龙”搭在她的肩上，然后一溜烟地跑了。

东朱耿村种得最多的树是梧桐。栽下梧桐树，引得凤凰来。朱耿人种的是吉祥树、幸福树。如果说梧桐给朱耿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，那么我是一个例外。时隔多年，我清楚记得小杏儿捧着落叶端详的情景，她从梧桐叶上看见了湿漉漉的平原上的河流和麦田。“梧桐更兼细雨”是我经年之后时常遭遇的场景。雨细细密密地落下来，树叶轻轻抖了一下，而我的心跟着微微一颤，就像雨点落在心尖尖上，我的心变得细腻敏感，一种莫名的情绪如雨雾弥漫着。这就是愁的滋味吧。

识得愁滋味的我变得郁郁寡欢，喜欢一个人看书，一个人卧听疏雨梧桐。我不知道，故乡的梧桐怎么看长大的我，是飞出的凤凰，还是漂泊的叶？